

江西馬祖道一禪師語錄

卍新續藏第 69 冊 No.1321

江西 道一禪師，漢州 什方縣人也，姓馬氏，本邑羅漢寺出家，容貌奇異，牛行虎視，引舌過鼻，足下有二輪文，幼歲依資州 唐和尚落髮，受具於渝州圓律師，唐 開元中，習定於衡嶽傳法院，遇讓和尚，知是法器。

問曰：「大德坐禪圖什麼？」

師曰：「圖作佛。」

讓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磨。師曰：「磨磚作麼？」

讓曰：「磨作鏡。」

師曰：「磨磚豈得成鏡？」

讓曰：「磨磚既不成鏡，坐禪豈得成佛耶？」

師曰：「如何即是？」

讓曰：「如牛駕車，車不行，打車即是，打牛即是。」師無對。

讓又曰：「汝為學坐禪，為學坐佛，若學坐禪，禪非坐臥，若學坐佛，佛非定相，於無住法，不應取捨，汝若坐佛，即是殺佛，若執坐相，非達其理。」師聞示誨，如飲醍醐，禮拜問曰：「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。」

讓曰：「汝學心地法門，如下種子，我說法要，譬彼天澤，汝緣合故，當見其道。」

又問曰：「道非色相，云何能見？」

讓曰：「心地法眼能見乎道，無相三昧，亦復然矣。」

師曰：「有成壞否？」

讓曰：「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，非見道也，聽吾偈，曰『：心地含諸種，遇澤悉皆萌，三昧華無相，何壞復何成？』」

師蒙開悟，心意超然，侍奉十秋，日益玄奧，初六祖，謂讓和尚云：「西天般若多羅讖，汝足下出一馬駒，蹋殺天下人，蓋謂師也。」讓弟子六人，惟師密受心印，始自建陽 佛跡嶺，遷至臨川，次至南康 龔公山，大曆中，隸名於鍾陵 開元寺。

時，連帥路嗣恭，聆風景慕，親受宗旨，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，讓和尚聞師闡化江西，問眾曰：「道一為眾說法否？」

眾曰：「已為眾說法。」

讓曰：「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。」遂遣一僧往彼，俟伊上堂時，但問作麼生，待渠有語記取來，僧依教往問之。

師曰：「自從胡亂後三十年，不少鹽醬。」僧回，舉似讓，讓然之，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，各為一方宗主，轉化無窮，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，登建昌 石門山於林中經行，見洞壑平坦，謂侍者曰：「吾之朽質，當於來月歸茲地矣。」言訖而回，既而示疾，院主問：「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日面佛月面佛。」二月一日沐浴，跏趺入滅，元和中，諡大寂禪師，塔曰大莊嚴。

祖示眾云，汝等諸人，各信自心是佛，此心即佛。達摩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，傳上乘一心之法，令汝等開悟，又引《楞伽經》，以印眾生心地，恐汝顛倒不信，此一心之法，各各有之，故《楞伽經》以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夫求法者，應無所求，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，不取善不捨惡，淨穢兩邊，俱不依怙，達罪性空，念念不可得，無自性故。故三界唯心，森羅及萬象，一法之所印，凡所見色，皆是見心，心不自心，因色故有，汝但隨時言說，即事即理，都無所礙，菩提道果，亦復如是，於心所生，即名為色，知色空故，生即不生，若了此意，乃可隨時著衣喫飯，長養聖胎，任運過時，更有何事，汝受吾教，聽吾偈曰：「心地隨時說，菩提亦只寧，事理俱無礙，當生即不生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脩道？」

曰：「道不屬脩，若言脩得，脩成還壞，即同聲聞，若言不脩，即同凡夫。」

又問：「作何見解即得達道？」

祖曰：「自性本來具足，但於善惡事中不滯，喚作脩道人，取善捨惡，觀空入定，即屬造作，更若向外馳求，轉疎轉遠，但盡三界心量，一念妄心，即是三界生死根本，但無一念，即除生死根本，即得法王無上珍寶。無量劫來，凡夫妄想，諂曲邪偽，我慢貢高，合為一體，故經云：『但以眾法合成此身，起時唯法起，滅時唯法滅，此法起時，不言我起，滅時，不言我滅。』前念後念中念，念念不相待，念念寂滅，喚作海印三昧，攝

一切法，如百千異流，同歸大海，都名海水。住於一味，即攝眾味。住於大海，即混諸流。如人在大海中浴，即用一切水。所以聲聞悟迷，凡夫迷悟。聲聞不知聖心，本無地位因果階級，心量妄想，脩因證果，住於空定，八萬劫二萬劫，雖即已悟，悟已却迷。諸菩薩，觀如地獄苦，沈空滯寂，不見佛性。若是上根眾生，忽爾遇善知識指示，言下領會，更不歷於階級地位，頓悟本性。故經云：『凡夫有反覆心，而聲聞無也。』對迷說悟，本既無迷，悟亦不立。一切眾生，從無量劫來，不出法性三昧，長在法性三昧中，著衣喫飯，言談祇對，六根運用，一切施為，盡是法性。不解返源，隨名逐相，迷情妄起，造種種業。若能一念返照，全體聖心，汝等諸人，各達自心，莫記吾語，縱饒說得河沙道理，其心亦不增；縱說不得，其心亦不減，說得亦是汝心，說不得亦是汝心。乃至分身放光，現十八變，不如還我死灰來，淋過死灰無力，喻聲聞妄脩因證果，未淋過死灰有力，喻菩薩道業純熟，諸惡不染，若說如來權教三藏，河沙劫說不盡，猶如鈎鎖亦不斷絕，若悟聖心，總無餘事，久立珍重！」

示眾云：「道不用脩，但莫汙染。何為汙染？但有生死心，造作趨向，皆是汙染。若欲直會其道，平常心是道。何謂平常心？無造作，無是非，無取捨，無斷常，無凡無聖。經云：『非凡夫行，非聖賢行，是菩薩行。』只如今行住坐臥，應機接物，盡是道。道即是法界，乃至河沙妙用，不出法界。若不然者，云何言心地法門？云何言無盡燈？一切法，皆是心法，一切名，皆是心名，萬法皆從心生，『心』為萬法之根本。經云：『識心達

本源，故號為沙門，名等義等，一切諸法皆等，純一無雜。』若於教門中得，隨時自在，建立法界，盡是法界；若立真如，盡是真如，若立理，一切法盡是理；若立事，一切法盡是事，舉一千從，理事無別，盡是妙用，更無別理，皆由心之迴轉。譬如月影有若干，真月無若干，諸源水有若干，水性無若干，森羅萬象有若干，虛空無若干，說道理有若干，無礙慧無若干，種種成立，皆由一心也。建立亦得，掃蕩亦得，盡是妙用，盡是自家，非離真而有立處，立處即真，盡是自家體。若不然者，更是何人？一切法皆是佛法，諸法即是解脫，解脫者即是真如，諸法不出於真如，行住坐臥，悉是不思議用，不待時節。經云：『在在處處，則為有佛。』佛是能仁，有智慧，善機性，能破一切眾生疑網。出離有無等縛，凡聖情盡，人法俱空，轉無等倫，超於數量。所作無礙，事理雙通，如天起雲，忽有還無，不留礙跡，猶如畫水成文，不生不滅，是大寂滅。在纏名『如來藏』，出纏名『淨法身』。法身無窮，體無增減，能大能小，能方能圓，應物現形。如水中月，滔滔運用，不立根栽，不盡有為，不住無為，有為是無為家用，無為是有為家依，不住於依。故云如空無所依，心生滅義，心真如義，心真如者。譬如明鏡照像，鏡喻於心，像喻諸法。若心取法即涉外，因緣即是生滅義；不取諸法，即是真如義。聲聞，聞見佛性；菩薩，眼見佛性。了達無二，名平等性；性無有異，用則不同；在迷為識，在悟為智；順理為悟，順事為迷。迷即迷自家本心，悟即悟自家本性。一悟永悟，不復更迷，如日出時不合於暗，智慧日出，不與煩惱暗俱，了心及境界，妄想即

不生，妄想既不生，即是無生法忍，本有今有，不假脩道坐禪，不脩不坐，即是如來清淨禪，如今若見此理真正，不造諸業，隨分過生，一衣一衲，坐起相隨，戒行增薰，積於淨業，但能如是，何慮不通，久立諸人珍重。」

西堂、百丈、南泉，侍祖翫月次。祖曰：「正恁麼時如何？」西堂云：「正好供養。」百丈云：「正好脩行。」南泉拂袖便去。祖云：「經入藏，禪歸海，唯有普願，獨超物外。」（西堂藏，百丈海，南泉願）

南泉為眾僧行粥次，祖問：「桶裡是甚麼？」泉曰：「這老漢合取口，作恁麼語話。」祖便休。

百丈問：「如何是佛旨趣？」祖云：「正是汝放身命處。」

◎大珠初參祖。祖問曰：「從何處來？」

曰：「越州大雲寺來。」

祖曰：「來此擬須何事？」

曰：「來求佛法。」

祖曰：「自家寶藏不顧，拋家散走作什麼。我這裏，一物也無，求甚麼佛法。」

珠遂禮拜，問曰：「阿那箇，是慧海自家寶藏？」

祖曰：「即今問我者，是汝寶藏，一切具足，更無欠少，使用自在，何假向外求覓。」

珠於言下，自識本心。不由知覺，踊躍禮謝，師事六載，後歸，自撰《頓悟入道要門論》一卷，祖見之，告眾云，越州有大珠，圓明光透自在，

無遮障處也。

◎泐潭法會禪師，問祖云：「如何是西來祖師意？」

祖曰：「低聲近前來。」會便近前，祖打一擗云：「六耳不同謀。來日來。」

會至來日，猶入法堂云：「請和尚道。」

祖云：「且去，待老漢上堂時出來，與汝證明。」會乃悟，云：「謝大眾證明。」乃繞法堂一帀，便去。

◎泐潭惟建禪師，一日，在法堂後坐禪。祖見之，乃吹建耳兩吹，建起定，

見是祖，却復入定。祖歸方丈，令侍者持一碗茶與建，建不顧便自歸堂。

◎石鞏慧藏禪師，本以弋獵為務，惡見沙門，因逐羣鹿，從祖菴前過，祖

乃迎之。藏問：「和尚見鹿過否？」

祖曰：「汝是何人？」

曰：「獵者。」

祖曰：「汝解射否？」

曰：「解射。」

祖曰：「汝一箭射幾箇？」

曰：「一箭射一箇。」

祖曰：「汝不解射。」

曰：「和尚解射否？」

祖曰：「解射。」

曰：「和尚一箭射幾箇？」

曰：「一箭射一羣，曰彼此是命，何用射他一羣。」

祖曰：「汝既知如是，何不自射？」

曰：「若教某甲自射，即無下手處。」

祖曰：「這漢，曠劫無明煩惱，今日頓息。」

藏當時毀棄弓箭，自以刀截髮，投祖出家。一日，在厨作務次。祖問曰：「作什麼？」

曰：「牧牛。」

祖曰：「作麼生牧？」

曰：「一迴入草去，便把鼻孔拽來。」

祖曰：「子真牧牛。」

◎僧問祖云：「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，直指某甲西來意。」祖云：「我今日無心情，汝去問取智藏。」其僧乃問藏。

藏云：「汝何不問取和尚？」

僧云：「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。」

藏以手摩頭云：「今日頭痛，汝去問海師兄。」其僧又去問海。

海云：「我這裏却不會。」僧乃舉似祖。祖云：「藏頭白，海頭黑。」

◎麻谷寶徹禪師，一日，隨祖行次，問：「如何是大涅槃？」

祖云：「急。」

徹云：「急箇什麼？」

祖云：「看水！」

大梅山法常禪師，初參祖，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

祖云：「即心是佛！」常即大悟，後居大梅山，祖聞師住山，乃令一僧到，問云：「和尚見馬師，得箇什麼，便住此山？」

常云：「馬師向我道，即心是佛，我便向這裏住。」

僧云：「馬師近日佛法又別。」

常云：「作麼生別？」

僧云：「近日又道，非心非佛。」

常云：「這老漢惑亂人，未有了日，任汝非心非佛，我只管即心即佛。」

其僧回舉似祖。祖云：「梅子熟也。」

◎汾州無業禪師參祖。祖覩其狀貌瓌偉，語音如鐘，乃曰：「巍巍佛堂，其中無佛！」

業禮跪而問曰：「三乘文學，粗窮其旨，常聞禪門即心是佛，實未能了。」

祖曰：「只未了底心即是，更無別物。」

業又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？」

祖曰：「大德正鬧在，且去別時來。」

業纔出，祖召曰：「大德！」

業迴首，祖云：「是什麼？」

業便領悟禮拜。祖云：「這鈍漢，禮拜作麼？」

◎鄧隱峰辭祖。祖曰：「甚處去？」

云：「石頭去。」

祖曰：「石頭路滑，云竿木隨身，逢場作戲。」便去，纔到石頭，乃遶禪牀一匝，振錫一下，問：「是何宗旨？」

頭曰：「蒼天蒼天。」峰無語，却回舉似祖，祖曰：「汝更去，見他道蒼天蒼天，汝便噓兩聲。」峰又去，一依前問，頭乃噓兩聲，峰又無語，歸舉似祖，祖曰：『向汝道「石頭路滑。」』

◎峰，一日推土車次，祖展脚在路上坐。峰云：「請師收足。」

祖云：「已展不收。」

峰云：「已進不退。」乃推車碾過，祖脚損，歸法堂，執斧子云：「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。」峰便出，於祖前引頸，祖乃置斧。

◎石白和尚初參祖。祖問：「什麼處來？」

白云：「烏白來。」

祖云：「烏白近日有何言句？」

白云：「幾人於此茫然在。」

祖云：「茫然且置，悄然一句作麼生。」白乃近前三步。祖云：「我有七棒，寄打烏白，你還甘否？」

白云：「和尚先喫，某甲後甘。」却迴烏白。

◎亮座主參祖。祖問曰：「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，是否？」

亮云：「不敢。」

祖曰：「將甚麼講？」

亮云：「將心講。」

祖曰：「心如工伎兒，意如和伎者，爭解得經。」

亮抗聲云：「心既講不得，虛空莫講得麼？」

祖曰：「却是虛空講得。」亮不肯，便出。將下階，祖召云：「座主，亮回首，豁然大悟，便禮拜。」

祖曰：「這鈍根阿師，禮拜作麼？」亮歸寺，告聽眾曰：「某甲所講經論，謂無人及得，今日被馬大師一問，平生工夫，冰消瓦解，徑入西山，更無蹤跡。」

◎洪州水老和尚初參祖，問：「如何是西來的的意？」

祖云：「禮拜著。」老纔禮拜，祖便與一蹋，老大悟。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：「也大奇，也大奇，百千三昧，無量妙義，只向一毛頭上，便識得根源去。」便禮拜而退，後告眾云：「自從一喫馬師蹋，直至如今笑不休。」

◎龐居士問祖云：「不與萬法為侶者，是甚麼人？」

祖曰：「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」

又問祖云：「不昧本來人，請師高著眼。」

祖直下覷。士云：「一種沒絃琴，唯師彈得妙。」

師直上覷。士乃作禮，祖歸方丈，士隨後入曰：「適來弄巧成拙，又問：「如水無筋骨，能勝萬斛舟，此理如何？」

祖曰：「這裏無水亦無舟，說甚麼筋骨？」

◎僧問：「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？」

祖曰：「為止小兒啼。」

曰：「啼止時如何？」

祖曰：「非心非佛。」

曰：「除此二種人來，如何指示？」

祖曰：「向伊道不是物。」

曰：「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？」

祖曰：「且教伊體會大道。」

◎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

祖曰：「即今是甚麼意。」

◎僧問：「如何得合道？」

祖曰：「我早不合道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祖便打曰：「我若不打汝，諸方笑我也。」

◎有小師耽源，行脚回，於祖前畫箇圓相，就上拜了立。祖曰：「汝莫欲作佛否？」

曰：「某甲不解捏目。」

祖曰：「吾不如汝。」小師不對。

◎有僧，於祖前，作四畫。上一畫長，下三畫短，曰：「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，離四句絕百非，請和尚答某甲。」祖乃畫地一畫曰：「不得道長短，答汝了也。」

◎祖令僧馳書，與徑山 欽和尚，書中畫一圓相，徑山纔開見。索筆，於中著一點，後有僧，舉似忠國師，國師云：「欽師，猶被馬師惑。」

◎有講僧來問曰：「未審禪宗傳持何法？」祖却問曰：「座主傳持何法？」

主曰：「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。」

祖曰：「莫是獅子兒否？」

主曰：「不敢。」祖作噓噓聲。

主曰：「此是法。」

祖曰：「是甚麼法？」

主曰：「獅子出窟法。」祖乃默然。

主曰：「此亦是法。」

祖曰：「是甚麼法？」

主曰：「獅子在窟法。」

祖曰：「不出不入，是甚麼法？」主無對，遂辭出門，祖召曰：「座主！」

主回首。

祖曰：「是甚麼？」主亦無對。祖曰：「這鈍根阿師。」

◎洪州廉使問曰：「喫酒肉即是，不喫即是。」祖曰：「若喫是中丞祿，不喫是中丞福。」

◎藥山惟儼禪師，初參石頭，便問：「三乘十二分教，某甲粗知，常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，實未明了，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」

頭曰：「恁麼也不得，不恁麼也不得，恁麼不恁麼總不得，子作麼生？」

山罔措。

頭曰：「子因緣不在此，且往馬大師處去。」山稟命。恭禮祖，仍伸前問。

祖曰：「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，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，有時揚眉瞬目者是，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，子作麼生？」山於言下契悟，便禮拜。

祖曰：「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？」

山曰：「某甲在石頭處，如蚊子上鐵牛。」

祖曰：「汝既如是，善自護持，侍奉三年。」

一日，祖問之曰：「子近日見處作麼生？」

山曰：「皮膚脫落盡，唯有一真實。」

祖曰：「子之所得，可謂協於心體，布於四肢，既然如是，將三條篋來，束取肚皮，隨處住山去。」

山曰：「某甲又是何人，敢言住山？」

祖曰：「不然，未有常行而不住，未有常住而不行，欲益無所益，欲為無所為，宜作舟航，無久住此，山乃辭祖。」

◎丹霞天然禪師再參祖。未參禮，便入僧堂內，騎聖僧頸而坐，時大眾驚愕，遽報祖，祖躬入堂視之曰：「我子天然，霞即下地。」禮拜曰：「謝師賜法號，因名天然。」

◎潭州慧朗禪師初參祖。祖問：「汝來何求？」

曰：「求佛知見。」

祖曰：「佛無知見，知見乃魔耳，汝自何來？」

曰：「南嶽來。」

曰：「汝從南嶽來，未識曹溪心要，汝速歸彼，不宜他往。」

◎祖問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

云：「湖南來。」

祖云：「東湖水滿也未？」

云：「未。」

祖云：「許多時雨水尚未滿？」

（道吾云，滿也，雲岩云，湛湛地，洞山云，甚麼劫中曾欠少）